6

v
B627.51
C362

v.6

東甌張文忠公奏對稿卷之十一

無逸殿疏

臣昨晚得工部官捧錄　欽定　豳風亭無逸殿規制臣仰惟　皇上此等興舉皆三代盛時之氣象也臣嘗聞宋張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

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
欲其自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
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于敬而
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
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
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
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
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
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
法也栻之言可謂善發明矣茲　皇上建
豳風亭　無逸殿誠得帝王所傳心法之要施
爲次第誠足以保天下法萬世者也又臣前
日恭視　仁壽宮四傍尚多空地宜及此時
諭令所司急多取小桑如法遍爲栽植以備將
來飼蠶之用其大桑易土多有不能發生又
臣恭視西苑水甚汪洋所耕耨田地亦宜設
爲灌溉之法臣謹按書傳有濬畎澮圖引水滋
宜將耕耨田地分爲畎隴倣溝澮圖引水滋

灌若通以桔槔翻水恐近水者或過濫遠者
或不及矣願　聖明裁處施行夫　盛典舉
於苑中聲教被於天下由是在位良有司將
莫不興起而教化大行矣

君臣同游

欽蒙　聖諭今春奉　兩宮春游後與卿輩
一游以仰遵我　聖祖丕訓當有宴樂預令
臣議臣感荷　聖恩無任慶幸故謹述
聖祖同游篇以昭我　皇上追念　聖祖之心
率由　丕訓臣下亦宜仰體　皇上之心不
負　聖祖之訓則　君臣上下兩成其美矣
至於用宴樂實　天恩以示慈惠臣等不敢
過望故未敢擅議臣昨恭聞　皇上奉

聖母游觀遍于桑田蓋重民生衣食之本此何
等游觀也臣又無任欣慰茲重承　聖諭令
臣以同游預擬于來者臣切惟朱熹有曰君
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
於嚴敬則情或不通故制爲宴饗之禮以通
上下之情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臣
仰惟　聖祖著同游之訓實本古先王之心
皇上率　聖祖之訓實行古先王之道臣何幸
躬際　昌期覩茲　盛事請　聖明欽定文
職或自三品以上及侍從儒臣武職自都督
以上皆得從游實至願也至於　賜宴請就
便殿　聖駕駐蹕之所列諸臣于　丹墀或用
教坊樂錫賚皆出自　聖恩如　上天之化
工然有非臣下所敢輕擬也

星變議

夫人之精神與天地流通故周官有占夢之說焉況　大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夢之有感誠大有關於天下國家者也夫狀如黑貓者凶惡之物也自西南來奔其方所可占也　皇上撥回西南去還其方所惡不敢肆之占也此又變凶爲吉之象也夫初夜夢之又再夢之此誠　上天昭示我　皇上以愼防之道也又彗星誠妖星也見東北方其

光芒漸長掃指西南亦誠與夢兆相符應也
天心仁愛我　皇上誠又昭昭矣但此星見東
北井度於分野多屬秦地正陝西等處也今
當饑荒兵患誠不可不慮　聖諭當慎微以固
其內修武以待乎外使內消姦邪外弭巨患
朕惟應　天以實不以文今當力務人事謹
察幾微不可徒循常例以爲緣飾臣伏思
聖諭至矣盡矣夫復何言又　諭不必煩於
禱祀夫既如是矣禱亦無益又至矣盡矣臣謹
按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禱之晏子曰無益
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
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
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臣仰惟　聖德清
明邁古帝王之盛其　至誠上通於　天心
素矣誠無事於禱者其穢德實在臣等所宜
掃除從新焉臣遵奉　欽命即與時議謹遵
聖諭奏行請當臣下自陳之日　皇上大垂昭
鑒嚴加去留以慰人心以荅　天戒急宜進

用忠良選擇將帥務俾中外同心小大効力
誠
宗社無疆之休也

召遊西苑

欽命稽首頓首恭和
臣謹奏臣遵奉
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賦二篇并序伏
乞 聖覽序曰惟 皇嗣 統敬畏 天命
治民祇懼迺躬祀先農先蠶肇禋歲著爲
令以供 天地宗廟粢盛衣服以敎天下又
以 大內西苑多有隙地宜稼與桑爰即
文祖仁壽宮前建土穀祇壇後爲先蠶壇嘉靖
辛卯春三月己丑 駕臨辨方正位惟嚴是

日臣孚敬臣時奉 命南郊屬工伏承 宣
召臣等趨 命至西苑門中使 傳呼急臣
等益甚惶懼中使以陂岸縈迂恐臣等奔走
不及輙以小舟便渡至則 上御仁壽宮左
室臣等入見稽首 上諭曰朕惟農桑重務
于茲建土穀壇蠶室朕將時省觀焉卿等其
計視之臣等謹奉 旨畢臣孚敬奏曰臣早
奉 聖諭欲 賜臣等入視西苑未知即日
駕臨臣等服後南郊趨 命遲違叩頭謝罪臣
仰覩 天顏和悅既懼且喜 駕既發 御
昭和殿 傳諭臣等視畢復 命臣等恭視
畢趨入昭和殿 上御殿左室臣孚敬奏曰
臣等遵奉 欽命即宮後視之殿宇垣墻俱
可仍舊增飾足稱蠶室宮前視之 欽定土
穀壇方位俱極正當 上命賜尚膳監酒飯
臣等稽首趨出 上復令中使齎 賜珎餌
一器臣等飽 恩入謝 上進臣至 御榻
前以 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賦 手

授臣孚敬　諭曰此作與卿等看潤臣孚敬
奏請捧出拜觀　上允之臣等得仰見
大聖人對時育物之心發爲經天緯地之文固
不待有儆於七月之詩無逸之書者也既而
臣等復恭捧而入臣孚敬奏曰臣等伏覩
御製念民生衣食之本而重農桑之勸此誠舉三
代之盛典也臣等何幸身親見之　上曰卿
等其賡和以寓儆戒之意臣孚敬奏曰願乞
親灑宸翰分賜臣等以爲子孫寶　上曰朕少
暇書賜卿等臣等稽首拜　恩　上又諭曰
蠶壇可止增修具服殿及小房數間務從省
約北郊蓆殿可即傳諭該部撤去不必具奏
臣等承　旨畢再稽首而退頃即　駕發
上白馬翰如翠華僊仗旋陂而還春島晴波祥
光交映浴鳧飛鷺樂意相涵夏諺曰吾王不
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其此之謂
乎臣等又各自相慶曰茲何幸而得與此觀
也　聖主遭遇之殊恩也果將何修以爲報

邪孟軻氏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臣等於
皇上仰見之矣宋范仲淹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臣等其敢不相與勗諸臣乎
敬孤陋無才敢恭和
聖製并紀歲月以對揚
休命云

自陳休致

臣嘗聞孔子有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
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
君矣蓋言上以誠接下下以誠事上故不疑
不惑耳臣因修省兩疏乞休未蒙　俞允臣
仰知　皇上以誠接下而無所疑臣豈敢不
竭情事上而復有所惑乎臣思給事中魏良
弼論臣罪狀何報復之速也夫臣子失職之
罪小專權之罪大以此加臣臣不敢不言請

聖明垂察焉今年四月內魏良弼因點閘京營
薦舉襄城伯李全禮等署都督僉事牛桓等
指揮僉事王定等總一十五員蒙　發閣擬
票臣見所舉率多庸流保語過實謂同官曰
昔官兵部有將材簿專查保語以爲遷轉近
來將官往往鑽求薦舉以圖僥倖此奏內人
員所宜覈實臣等擬票上請奉
欽依這舉保官員着兵部會同都察院提督閘
營官各照他保語逐一從公覈實明白開奏
勿得扶同以滋濫舉之弊臣之心實欲黜陟
之權自　天子出不得下移於臺諫也續該
兵部會奏蒙　發閣擬票臣等見奏內覆稱
魏良弼所薦各官據其揄揚之間容有過情
之失擬票上請奉
欽依魏良弼承命點閘軍營却乃濫保武職官
員本當查究姑從寬罰俸兩個月這所舉你
部裏從公用舍不許偏信保語以滋奔競臣
之心實欲黜陟之權自　天子出不得下移

於部司也魏良弼因此內失私求外犯公議
切齒於臣日益甚矣近　皇上因修省明示
不許假公報私魏良弼輒先挾私報復　聖明
必有以察之夫人主行法於天下能使臣子
之守法然後人主之法尊人臣奉法於天子
能不使私臣之壞法然後人主之法信矧臣
受　皇上機密之任心膂之託者乎又敢不
爲　人主守法專媚人以求苟免乎此臣平
生報　主之心天人共鑒者也臣又伏承
聖訓痛自思省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此臣
不職之罪上干　天和以致星變以此坐臣
之罪特　賜誅斥臣實甘心無辭者也古之
王者奉三無私君道也古之人臣三仕三黜
臣道也　皇上昔賜臣之歸旋復而　召臣
非草木不敢不思報也臣獲　命而去聞
命而來臣非草木不敢不思改也伏乞上懲
天戒下察人言今日策免必先自臣始則　皇
上奉三無之公當爲萬世人君之法臣獲三

黜之罪當爲萬世人臣之戒矣

召游南城

臣謹奏臣恭和　聖製古詩七言律共二章

應　制七言律古樂府共四章并序伏乞

聖覽序曰惟　皇嗣　統十有二祀勵精圖治

海宇底寧然修內攘外安不忘危日乾乾焉

癸巳孟夏吉日乙酉　皇上演馬南城寓武

功也日亭午俄　傳宣臣孚敬臣時臣獻夫

臣鑾候　重華殿臣等方亟趨　命駕已出

東華門矣　上先御環碧殿　召臣等入見

臣等稽首頓首 上曰朕偶因演馬來此召
卿等同遊 命賜茶臣等稽首而退仰見
天顏充渥和氣豐融臣等無任喜慰舊馬有玉
麟驪白玉馴碧玉驕新馬照夜璧銀河練瑤
池駿飛雲白凡七馬焉殿制環水如碧馬環
列焉 上命御馬監官示臣等徧觀又
命司禮監官引臣等至嘉樂館徧觀花木蓊茂
禽鳥和鳴眞仙境也臣等復趨候于 重華
殿大門右 駕即發 環碧殿 上乘玉麟
驪青蓋 御重華殿復進臣等于左室臣等
稽首頓首臣孚敬奏曰臣等欽蒙 聖恩賜
茶又欽蒙 賜觀御馬載稽首頓首 上命
賜酒飯又 賜蟒衣飛魚服臣等稽首頓首
趨出 上復令中使 召入以 御箚示臣
等曰今日朕以演馬出因與卿等同遊即以
其事爲題卿等人各作七言律二章古樂府
二首來欽此臣駑鈍與同官方勉成七言律
二章 聖製已煥然天成發示矣臣等捧誦

稱仰心竊愧服奏曰仰惟　天章煥發皆至
道至德凝焉非臣等章句儒生敢及又三復
聖製以輔弼屬望臣等益加悚懼司禮監官回
奏　駕即發重華殿還　內臣各相語曰今
日之遊　君臣同遊也千古之盛典也能無
喜乎能無懼乎宋程頤曰臣賢於君則輔君
以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臣仰惟
皇上英明邁古至德純全臣愚萬萬有不能及
一者也贊助之未能輔弼敢當乎哉今日
君臣之同遊也臣能無喜乎能無懼乎謹識之
以紀休命云

召遊西苑

臣謹奏臣恭和　聖製古樂府一首七言絶五言絶各一首及奉紀　聖恩七言絶八首并序上瀆　聖覽序曰癸巳孟夏戊子　駕出遊西苑先　傳宣臣孚敬臣時臣獻夫臣鑾侯西平臺臣等趨　命至西苑門擬舟渡太液池適嚴警蹕旋隄而趨過樂成殿迎翠殿隄柳飛綿汀蘆蔭綠日麗風和鳥飛魚躍四顧眞蓬島也至平臺拱候少間　駕出度

玉蝀金鰲橋　上先御寶月亭　召臣等入
見　上曰此亭去年訖工時卿孚敬不在今
與卿等同遊　命賜茶臣等稽首頓首謝
恩　上命司禮監官引臣等徧觀焉　駕即發
御清馥殿復　召臣等入見左室　上曰前是
錦芳亭修舊耳因荒落故建清馥殿去年訖
工時亦因卿孚敬不在故與卿等同觀臣等
稽首頓首謝　恩臣孚敬奏曰伏蒙　聖慈
俯念臣不在茲　特賜同遊臣之感　恩尤
當倍萬載稽首頓首叩　謝　上命賜酒飯
命司禮監官指引左右前後皆徧觀焉又　賜
錦囊花果聚禽圖扇書廻文詩頃司禮監官
捧　御製夏日與輔臣同遊古樂府一首又
七言絶五言絶各一首皆望雨憂民而作也
命臣等賡和臣等捧誦仰惟　聖明存心天下
樂不忘憂雖古堯舜其何以加諸無任欽仰
上方御翠芬亭亭旁皆藥欄時紅藥盛開　上
命折　賜臣等臣等各恭和　御製以　獻

臣孚敬奏曰伏承頒示　御製天章煥發非
臣等愚昧所及臣又奏曰欽蒙　賜觀清馥
殿制度嚴整仰見　聖謨宏遠又欽蒙
賜宴　賜扇　賜芍藥花　恩禮稠疊臣等不
勝感戴　上曰此是翠芬亭　命司禮監官
引臣等于亭下并藥欄皆徧觀焉　上覽所
獻詩于亭中乃　命臣等退出再觀錦芳亭
亭前有沼以通太液池時啓閉焉臣等出西
安門日就晡矣嗚呼　君臣同遊　祖訓也
於斯爲盛　聖恩也虞夏君臣交相戒飭非
敢爲佚樂也夫　人君之尊如　天雪霜雨
露皆天也威福並行　人君奉天之道也臣
等又敢不各相儆戒云

救張延齡疏一

伏蒙

聖諭以 昭聖皇太后傳諭張延齡事情錄示

臣等令作速議處來聞臣等捧誦無任悚懼

戰慄之至緣法官問擬尚未具招倉卒未敢

輕議今日伏蒙 皇上以三法司會問招擬

示臣臣叅詳情節則張延齡殺人之罪自不

可逃而謀逆罪狀法官未敢遽擬夫亂臣賊

子人人得而討之況法官乎臣不敢輕議也

茲欽奉
明命令臣等議處臣敢不竭誠以對伏乞
聖明亮察臣竊思延齡兄弟當　孝宗皇帝朝
倚託　皇親勢要威制軍民謀占田宅通舟
車則害及地方開店舍則利奪商賈此人所
共知也至　武宗皇帝朝　恩寵雖殺富貴
益盈驕恣怙終不悛奢侈僭擬無度亦人所
共知也恭惟　皇上釐正　大禮以來于茲
九年孝養　昭聖皇太后未嘗一日少間
朝野臣工靡不歡悅在延齡兄弟亦所自知者
矣茲大道公行過惡敗露臣伏思延齡其他
罪戾猶可逭也罪至殺人不可宥也昔孟軻
氏論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漢文帝殺薄昭
舅后家也　皇上承　祖宗之統守　祖宗
之法況延齡以外戚殺人即曰誅之又孰爲
不當乎臣又伏思延齡過惡俱犯在　先朝
良由法度寬縱所致誠當嚴禁防於　今日
者也但古人有言曰恩有所當加法有所當

屈此仁義並用之道也　聖諭云延齡　皇
伯考懿親至哉　皇言仁哉　皇心也　孝
宗皇帝　獻皇帝親兄弟也　皇上萬一推
獻皇帝友愛之心以全　孝宗皇帝懿親叅之
應議律條待延齡以不死亦惟在　聖心轉
移間而已然於此宜必有處之之道焉削其
封爵覈其占據田宅悉入之官遠而編戍可
也爲民可也其兄鶴齡容令辭爵較與武職
亦遠爲全避之計至於
仁壽宮左右內侍務要更選謹愼老成以供
昭聖皇太后使令庶免間惑　皇上孝養之誠
日益加至如此則　兩宮懽欣交通　九廟
之靈無不　鑒臨者也此臣區區一得之愚
不敢自昧惟
聖明采擇焉

救張延齡疏二

臣因張延齡事情不能積誠上悟　聖心罪當萬死萬死伏思他人可委之無言臣受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親託臣以心膂之寄臣不盡言以發機緘以明是非則臣負　恩之罪萬死莫贖矣本月十一日伏蒙　聖諭謂延齡　皇伯考懿親祇宜守分猶有餘乃包藏禍心謀爲不軌是何道也并所奉　皇伯母傳諭錄示臣等作速

議處因法司會問招詞未成不敢輕議十四
日伏蒙　發示會問招擬臣反覆看得張延
齡殺人罪狀已明誠不可宥而謀逆之情未
明故以一得之愚　上請非以其眞有逆情
尚敢以　孝皇帝懿親請　皇上宥之也隨
蒙　聖諭責臣以左右大臣必爲我　皇祖
保天下以殺逆賊同姓尚處死況懿親乎臣
伏讀無任戰懼之至臣伏思　皇上欲察延
齡逆情眞與不眞行法當與不當請自今日

在　朝人心觀之也夫延齡兄弟當　孝宗
武宗時朝士多相交往臣時雖未入仕竊嘗聞
之　武宗彌留之際　皇上迎繼　大統未
至京師閣臣上託　昭聖皇太后懿旨拏人
輙自處斷彼時威權內外已震懼矣迨夫
皇上嗣統閣臣等乃輙敢以　皇上考　孝宗
母　昭聖凡在　朝者靡不翕從　昭聖因
自以有擁立之恩以子　皇上爲當然以致
聖母至京莫知所以接見之禮皆臣下謬妄之

罪以誤　昭聖也彼時臣初爲進士未嘗受
皇上一命之寄　皇上亦未嘗識臣爲何如人
臣只因見得道理之眞故敢以一人犯天下
之怒幸賴　聖明在上裁決不然臣萬死無
益也今　朝士恨臣之心實未嘗一日肯忘
每欲相時報復雖　昭聖皇太后之心恐亦
未嘗一日忘臣者也嘗有人以斯言告臣者
臣荅之曰臣子事君惟盡此心之誠若夫成
敗利鈍則在乎天而已臣自誓此心至死靡

他也今者延齡情發臣觀內外大小臣工俱
默默無言雖言官亦無敢言孰是孰非者何
也實皆幸　皇上今有此舉以爲悉由議
大禮中來得　皇上誅滅延齡家俾　昭聖
皇太后不得善終以深　皇上之過以爲臣及
獻夫陽爲解釋陰爲佐助以重臣二人之罪
莫逃於天下後世其設心如此而已特　聖
明偶未之察耳臣連日伏思延齡殺人之罪
誠不可宥　皇上即殺之無得而議也其他

如臣前議以處鶴齡或置之南京不得留住
京師以滋惑　仁壽宮之心臣之愚見盡忠
於　皇上者不過如此夫亂臣賊子人人得
而討之況臣爲左右大臣又受　恩深重者
乎設使延齡眞有逆謀而臣得見之眞卽當
首倡大義請加　天討而族滅之又敢爲之
隱匿自甘爲叛逆之黨乎臣詳招詞所稱曹
祖鼓狀有曰天曹抱送六丁六甲及天神護
伊之說皆涉妖言　皇上聰明天縱必能察
悉孟軻氏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有勿爲也而況謀逆之罪滅人族類臣於延
齡此項罪狀實見得未眞豈敢妄爲議擬無
所可否而重爲　聖德之累乎臣又思　皇
上此等訪據皆未知出於何人或彼一時不思
干係　國家憲典重大或出一時報復之私
卒難收救　聖明亦必自加察臣又思前次
退休山中　皇上召臣催勅內云自卿去後
切軫朕思　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臣伏讀

流涕哽咽臣思　皇上所以思臣　聖母所
以數問臣者臣之心豈惟　皇上鑒之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　天眷　聖明誕生
皇嗣　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　上聞
聖母亦必欲　皇上寬法以處延齡之家者也
誠或不察眞情必欲斷成謀逆之獄則當如
律行法族滅張氏矣　昭聖皇太后不知何
以處之臣竊恐　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安
聖母之心亦所不安者矣臣承　聖明厚恩重
託君臣一體休戚相同憂之也深故言之也
切慮之也遠故說之也詳伏乞
聖明俯賜加察焉

救張延齡疏三

謹奏爲懇請緩刑愼獄以全　聖德事本年
九月十一日伏蒙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
張延齡事情來聞臣等看得張延齡謀逆情
狀未明不敢輕擬各以一得之愚　上陳伏
蒙　聖諭切責無任惶懼臣孚敬臣獻夫各
受　恩深重自揣於心又不敢不盡其誠復
各論奏伏蒙　聖慈俯察已將延齡謀逆事
情開釋　令諸親多官議奏坐以殺人死罪

本月二十七日蒙　發示刑部等衙門審錄
重刑人犯一本該臣等具奏內馮恩秦瑾張
延齡三名所犯固法當處死但臣等於心竊
有所未安者不敢不言伏乞　聖明寬仁緩
刑徐議處決等因欽奉　御批昨有旨催問
囚數正爲此三名速決卿堅欲回護秦瑾馮
恩且不論張延齡本該坐大逆條律斬之已
屈法甚如何要執不死不知留他怎麼說宜
明言之欽此本日又該臣等回奏死者不可
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馮恩秦瑾情似可矜且
二人俱係論臣等罪過非賴　聖明垂察莫
能保全今豈肯爲之回護又張延齡殺人罪
誠當死但累朝之待親戚容有當議者故臣
等均望　緩刑監候徐議非有他也等因未
奉　明示又本日該臣等具奏今日午刻伏
見錦衣衛一本爲究問郭宗皐事奉　聖旨
既問明白着拏在午門前好生打四十棍放
了欽此臣等看得郭宗皐妄言奏擾情罪固

爲可惡今奉　旨着打四十天氣寒凍誠恐
滅命伏乞　聖慈寬減杖數着令爲民等因
欽奉　御批郭宗皐說目前拂意四字必探
知朕曾諭內閣說星變一事故曰拂意原其
罪惡滅命宜矣卿等救宗皐只是爲其同耳
本都爲張延齡夫延齡生死無甚緊要只平
日倚勢殺人心懷不道交納衆多用錢厚結
是以門對字樣皆文臣與作今卿等徒知忠
於　孝宗重爲　昭聖皇太后慮却不思世
同逆惡不忠於　太祖卽前之議禮一般夫
皇伯母上配　皇伯考入我　皇祖之門外戚
私親不干宮闈縱或爲延齡憂傷亦是私耳
卿孚敬曾曰恐傷　皇伯母之心夫　皇伯
母如爲延齡傷心不知亦思爲　皇伯考傷
心否此非朕過卿獻夫曰不知何人導陛下
爲此失德之事夫延齡以　母后親家却要
簒位朕殺之法也義也分也何謂失德今柰
原告人被延齡錢買毒死已不追罪如何又

要不死怎麽謂之拂意非人臣宜此欽此又
蒙　錄示通鑑漢薄昭自殺一條并司馬光
斷論臣等竊思叨左右之臣受心膂之寄愚
誠有未盡者敢終默默竊見張延齡之罪法
當議親馮恩秦瑾之罪情在可矜今一時未
能感回　聖心實臣等不能積誠所致不職
之罪更復何辭又古者成獄王三宥然後制
刑愼重之至也臣等仰惟　皇上好生之德
如　天地然今廷臣俱不能　上體　聖心
論輕重之序致其忠愛以盡之臣等之罪爲
尤重也伏乞　聖明俯察臣等愚誠平生期
於盡忠報　主不敢誤　君請於三人之罪
更宜緩刑詳加審處不然切恐　皇上他日
靜思之餘不忍之心有時而發殆無及矣勿
謂臣等今日勿盡言也爲此具本再申勤懇
之誠

救張延齡疏四

昨日臣等冒昧懇以緩刑張延齡等愚誠上
奏方恐懼待罪伏蒙　發下臣等所奏臣等益
加恐懼夫生殺大權自　天子出臣等惟盡
其愚誠如此可否惟在　聖明俯察裁斷臣
等又伏思前日欽承二次　御批詳切明盡
如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任感激又　御批令
臣等宜明言之但一時倉卒未盡愚誠雖昨
具奏亦未能盡敢再　上瀆昔　大禮之議

初興舉　朝臣工咸以恐傷　昭聖皇太后
之心爲言臣等伏覩　禮成之後　皇上毋
事　昭聖　孝養聞于天下光于萬世矣茲
延齡罪過蒙　聖恩寬法處之止及一身殺
之誠法也臣等又竊念　國朝有議親之律
誓券有免死之文今在　朝諸臣未加議詳
皇上固以　祖宗公法望於　昭聖而　昭聖
恐未免昵於兄弟私情萬一有向隅之泣
皇上平時　孝養之心未免爲之感動在
聖母之心亦必有所不安者矣且恐天下之人
莫能家喻而戶曉也又馮恩秦瑾之奏原其
設心誠孔子所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也非
仰賴　聖明在上其孰能察之置之重刑宜
也臣等又竊念　皇上自議　大禮明大獄
俱從　寬法未嘗肯殺一人　天地好生之
德也況馮恩係言官殺之恐諍臣因而杜口
將來姦宄人無敢言矣秦瑾一儒士耳嘗作
大禮備辯實欲干進間有一二已采入　明

倫大典作論斷矣昔本求官今乃滅命故臣
等以二人之罪俱在可矜區區愚誠惟此而
已實非有他也夫疑臣勿任任臣勿疑言使
臣也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言事君也臣孚敬
已嘗爲　皇上陳之矣仰惟　聖明推赤心
置人腹豈於臣等復有疑耶臣等若不能開
誠心布公道以報　皇上而復有私焉則非
人類矣謹將原奏封進伏乞　聖明并發下
法司再行會官詳擬奏　請定奪

議處大同兵變疏

臣等伏思前項叛逆實由昔年處置欠當養
成今日之患
聖諭宜奉
皇祖法正之決不可又從姑息至哉
皇言誠
宗社之慶也
聖諭欲先命錦衣衛千戶齎旨前去解諭城中
宗室良善不問男婦俱令出城此誠

聖明念及無辜
天地好生之心也臣等思得逆軍見今閉塞城
門宗室官員人等不肯放出正欲挾此使官
軍不敢急攻以自圖苟全前日該部請　黃
榜曉諭亦慮及此今再令齎　旨前去解諭
臣等反覆思惟令官軍少退善良得出此最
爲萬全之計但今城門爲賊所據　宗室善
良欲出不能萬一官軍少退羣逆奔突出城
流惡地方爲患愈大此皆不可預料者也況
大虜左邊尤宜防慮
伏乞
皇上重加審處施行又
諭令王憲提督軍務大帥用侯伯爲之
聖見至當合當即令作速前去會同劉源清郤
永等隨宜相機區處務要殄除兇惡分別良
善不使玉石俱焚夫兵難遥度臣等愚見如
此伏候
聖裁

疏二

伏蒙

聖諭簡用陳鏸王憲臣等欽遵擬票又蒙

聖諭郤永劉源清當以取回別用臣等看得臨敵易將自古兵家所忌又劉源清昔在江西平逆藩宸濠夙抱忠義又郤永平定流賊劉七等素著謀勇即今文武將臣鮮其比也又聞即今攻圍賊城三層門已攻開二層平賊之謀已有次第城中賊勢漸已窮促良善稍

稍走動藏匿若一取回則各路官軍解體前
功盡廢後事難圖又即令大虜在邊逆賊令
通事人等四十名各持段疋前去邊外勾引
虜寇卻永巳獲奸細一人　奏報事勢尤不
可不慮況二臣俱係總制三邊官員其責任
不止平逆賊一事臣等不敢不言

疏三

伏蒙
聖諭臣等捧誦之餘仰見
皇上明見萬里斷之不疑臣等不勝欽仰之至
臣等看得劉源清原奏只爲請益兵糧以爲
聲援兵部因與京軍一萬二千恐途中無人
統領遂擬江桓錢如京統領前去實非爲劉
源清等不能任事而別命將也以致上塵
聖慮臣等又看得劉源清用兵以來忠義激發

緩急俱有斟酌今觀其錄來告示三通則其
謀爲處置亦可槩見今　聖意仍欲專責任
二臣依兵部昨擬不復命主將止令叅將四
人領兵前去協助則兵權歸一事不牽制誠
爲至當臣等即欽遵傳　諭兵部另寫一疏
恭候
欽命遵行謹將劉源清告示三通恭錄進
覽

疏四

本月初九日臣等節奉
聖諭賞罰一皆奉
天而已此逆賊前次得志後來未聞有思以處
之者今日之叛有自耳今但當討之豈可容
緩以一日乱彼既屢諭不信敢行拒敵惟是
征剿爲上亦難說玉石不分了今若又留患
後來愈不可藥欽此臣等捧誦仰見
皇上見之明斷之決以昭

祖宗法度以正萬方綱紀眞
社稷之慶也今伏蒙
聖諭惡者不可縱善者不可殺恐傷
天道
聖明所念蓋有見於潘倣之疏也臣等看得潘
倣原受制叛軍生死惟其所命彼今但求全
軀保妻子而已豈肯顧
朝廷綱紀後來之禍患哉惟
聖明重加審察又此舉關係
國家甚大擬議之間少有不當則臣子誤
國之罪大矣臣等反覆思惟鄙見已盡前疏
茲蒙
聖諭當再令兵部看了來說或令
廷臣集議可否取自
聖斷施行非臣等所敢執論也

疏五

前日伏蒙

聖諭示潘儆所奏臣等已將愚誠具

奏未蒙

諭示今觀劉源清所奏逆軍外連胡虜內拒官

軍則潘儆之奏出於逆軍之手明矣實欲退

我軍而逞彼謀也今事勢如此更無他議伏

乞

聖明斷之不疑速令張瓚等并四叅將明日作

速前去策應除將劉源清所奏擬票上

請

論孟夏祫享

伏蒙

皇上發下　御製　勅諭禮部自今年孟夏始

凡祫享恭奉　恭睿獻皇帝以　天倫定序

合享　太廟令會翰林院具儀臣伏讀仰見

皇上孝誠切至敢不將順但竊思於　典禮尚

有未安即日已連名具奏請　皇上慎重裁

定臣一時倉卒未盡血誠臣伏思先年議

尊崇典禮臣獨謂　先皇帝當別立廟京師

彼時羣議紛拏至謂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
魯僖躋閔之失臣嘗爲荅問曰宋羣臣請祧
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
威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
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
祀今別爲立廟則固未嘗升　興獻王主於
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乎不
其謬哉此見於　明倫大典第五卷可考也

至議　廟祀典禮有請　獻皇帝神主列祀
太廟臣嘗爲奏議曰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
王爲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
帝是謂干紀亂統今請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不知序於　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
武宗皇帝之下與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上是爲干統無疑　武宗
之統傳之　皇上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
下又於繼統無謂此見於　明倫大典第十
八卷可考也臣切惟人臣懷仁義以事其君

者當不貳其心而已貳其言是貳其心也臣之心　先皇帝鑒之　皇上鑒之　天地鬼神鑒之夫魯僖逆祀春秋書之漢哀亂統史冊紀焉臣伏願　皇上念　典禮之難成察私議之易惑持之以　純孝至誠之心定之以大中至正之道俟諸千聖而不惑傳之萬世而有光堯舜之後　皇上一人而已不然臣竊恐後人之議今猶今人之議昔也孟軻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夫大人也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臣仰於皇上見之復何慮焉臣受　恩深重犬馬血誠所宜自盡敢再具本陳　奏以聞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乞休疏論時事

臣仰惟

皇上任臣不疑無啻心膂臣豈敢有所疑焉夫

皇上所以數進臣者以禮而臣所以獲罪當退

者亦以義被　命而去聞　命而來　皇上

公天下之心而臣不敢存一已之嫌可白於

天下後世者也第臣責任愈久罪過愈大强

力之年尚不能免今衰病矣能無慮乎夫非

天子不議禮　皇上中天地而立爲三綱五常

之　主　大禮親自釐正臣下何與焉第恨
三五臣者托爲我輩濫叨　殊恩及至當事
又不能同誠事　君如桂蕚者　皇上所知
不庸言矣如方獻夫者昔具疏不上其志可
知今復懦弱無立非緩急所賴而在昔變詞
避去今復異論擾事非政體所宜黃綰竊議
禮緒餘驟進崇階人多鄙之臣初以其一念
偶同不能深察今果見其反覆詭隨夫爲
皇上所親信而臣稱爲我輩者猶如此他可知
矣能無慮乎又初山西潞城之變　皇上初
志實以　國體爲念　祖宗紀綱決度爲重
聲罪討賊爲無疑者卒復因桂蕚之說用給
事中夏言查勘乃不誅作亂之賊而反罪討
亂之臣是以强梁肆志將士解體今大同之
變　皇上初志實亦以　國體爲念　祖宗
紀綱法度爲重聲罪討賊無疑者卒復因人
言姑息了事又行查勘致將　御札密諭宣
布邊荒內帑軍儲賞賜叛亂此又非計特姑

息而已今將士殺叛軍者俱有罪而叛軍屠戮平民全家者俱置而弗論此何等顛倒臣恐將來　國事誠有大可慮者臣日欝欝臣之子遜志亦日欝欝所以受病皆由於此今臣子死矣臣病加矣自揣寧復有益於君上乎又張延齡事情臣已具前疏　聖諭謂臣堅不欲法處延齡者曰爲　昭聖皇太后耳恐君上失德臣之心　天日可鑒如眞得其情臣豈不願正　國法哉正慮萬一不得其眞未免有累　聖德臣之心實非有他也又大臣居丞弼之任誠當以誠事　君謀身計禍非忠臣也臣深慮衰病不能盡誠効忠有孤　聖托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不敢不自知也又　諭今亦無甚事止是輔君安民耳臣又仰見　皇上存心天下欲無爲而治眞　堯舜之心也夫安民在知人書曰知人則哲唯帝其難夫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自古爲然惟在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見今日　皇上所接引若二三臣者其立心
操行夫人皆知之臣願　皇上早辨之而已
自古未嘗借才於異代今天下之廣豈無眞
才惟在　皇上廣求之愼擇之而已臣前嘗
論用人之道并潞城討賊二疏今謹重錄
上瀆　聖聽伏乞　皇上察臣之心行臣之言
臣雖去猶用也萬或不然則雖留臣無益矣

陳謝

五月二十七日午刻臣等伏蒙　聖諭到閣
朕覽江西造到青爵其色甚佳以爲殿陛告
祀　天用然此祭器也器之重也欲卿等一
看今日雨後稍爽即酉刻可與勛鉉言共服
吉服來至南宮之重華云欽此臣等即傳
諭臣勛臣鉉臣言各具吉服恭候重華門申刻
皇上御重華殿先視祭器畢　御重華左室
召臣等入　見臣等祗拜叩首　上曰朕因咳

疾靜養久不與卿等接見此心甚歉然茲調
養平復病都好了特與卿等一見臣勛奏曰
臣等今日得覩
天顏不勝欣慶又稽首頓首　上曰殿中設的
是江西燒造的殿陛拜　天用的爵與酒樽
朕見顏色鮮明甚佳美與卿等同看臣等復
稽首頓首趨出　重華殿恭視畢復入　見
臣孚敬奏曰伏蒙　賜觀祭器制度精美仰
見　皇上事　天之誠臣等不勝欽仰
上命內使以　御案所置扇　分賜臣等　上
曰今天氣甚炎熱茲扇與卿等共涼臣等復
稽首頓首拜　恩臣孚敬復奏曰臣等今日
得仰覩　天顏充裕不勝欣慶但今天氣炎
熱伏乞　皇上倍加調養臣等在外不敢不
恪恭供職　上曰卿等忠愛朕知道了臣
等復稽首頓首　上命賜臣等酒飯復稽首
頓首而退及趨出　重華殿　上復宣召臣
孚敬臣時入　見　上以黃紙　御書　宣

宗皇帝御製閱輿地圖詩一首又白紙　御書
恭和　宣宗皇帝閱輿地圖詩一首以　示
臣等臣孚敬奏曰臣等謹當恭奉出外拜觀
上允之臣等稽首頓首拜觀仰見　宣祖暨
皇上宸章奎翰皆自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所發眞與　天地同體同用照耀古今
聖祖　神孫眞　天生聖人先後相繼者也臣
等又無任欽戴欣慶之至臣等切惟　君臣
一體也恩義兼而休戚同也孟軻氏曰今王
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
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
古之人論君民同樂猶如此茲當　天保我
皇　聖躬康泰臣等忝輔弼之臣受　恩重而
休戚同今日之　召同樂之心又當何如邪
臣等又伏思　盛事難逢不容無紀敢忘固

陋不避煩瀆謹具本陳謝

陳謝

伏蒙

聖慈察臣病苦　遣內使賚賜藥餌欽奉　御

劄云昨少保時爲卿陳病苦之情朕惟近古

之君有剪鬚療其大臣之疾者今朕每自取

數味而合以飲或時亦効茲手揀數味清心

寧神驅火保肺之藥爲一服卿亦如常煎而

服之服時用密一大茶匙倘得病減庶慰朕

念雖非前引之者之切亦見朕意服後一二

日可告朕何如欽此臣頓首拜　恩捧誦感
激謹即躬煎焚香於　恩賜榮恩堂仰覩
欽製軸　御題　皇考手澤四字瞻仰
聖母慈恩捧藥跪服畢不覺感激殊深涕泗交
下臣伏思　聖慈不惟憫臣之疾而又　賜
臣之藥況藥味出自　聖明御用妙劑又加
手揀清心寧神驅火保肺切當臣病是誠同
天地造化噓枯回生宜在旦夕視近古之君剪
鬚療疾者萬萬不同矣但臣精神困憊而今
連次遘疾深重又如此藥難奉効死生未卜
伏思
皇上保全之恩始終切至今惟仰賴　聖慈憐
臣病苦早賜歸田以遂首丘之願萬一殘喘
少延圖報尚有地矣臣陳請之情屢極惓惓
今　俞旨未蒙即下是以哀鳴不容自已臣
不勝祈　恩恭候之至